

# 北京大學日刊

The University Daily

第七百三十八號  
(今日出版一版)

地址  
報費  
廣告費

北京大學第一院  
電話東局一千零七十一號  
每份銅元一枚每月自取一角五分  
分送內郵票不收  
用五號字七日以內每字八厘一  
月以內五厘長期面訂五十元起  
碼封面中縫加倍

(日本要目)

▲羅素講演「哲學問題」  
第一次(一)

## ●日刊課啓事

本校同學諸君公鑒：羅素先生兩種講演、本刊決定按次登載。本月九日、開登「哲學問題」、特別增加日刊份數。凡我同學、或自樂讀、或寄他人、均祈急來本課訂定、或到一二院號房購買、幸勿交臂、失此良機！

十一月八日

## ●欲習騎術諸君注意

本會騎術組不日開辦凡本會會員欲習騎術者三日內到註冊部報名教職員入組者并請補納會費現洋一元開辦後收費學生每小時銅元二十枚教職員每小時銅元四十枚併以附聞

體育幹事會啟十一月八日

## ●北京大學教職員會委員會啓事

事

北京大學教職員會全體會員公鑒敬啟

者本會頃因組織大綱新草案業經本會修正通過尚須取決於全體大會又薪金欠發問題急待討論謹定於本月十一日(星期四)午後七時在本校第二院大講堂開會屆時敬希

撥冗惠臨是爲至盼除組織大綱修正案另函奉送外特此布達并祝  
台綏

北京大學教職員會委員會謹啓

## ●代售高師劇券廣告

高等師範十二週年紀念本月十四日該校校友會演劇爲平民夜校籌款送來入場券十張每張現洋一元本校有願購者速到日刊課購取爲要

日刊課啓

## ●世界語研究會啓事 (一八)

本會既爲國際團體之一、自宜本互助的精神、爲各國人民謀實際上相互提携之利益、茲接來函數件、特爲介紹如下：

(一)意大利 DEBONZ 新聞記者 V. Jona 君來信：

『吾人欲求人民互相瞭解起見、主張導入世界語於日報中、諸君能以本國或各地方的政治、經濟、社會、藝術、以及各種重要的新聞隨時惠寄者、不勝感謝之至：地址如下：』

ATILIO VAONA, Via Ainanti 13, Verona(意大利)』

(二)捷克斯拉夫 R. Hubner 君來信：

『吾友 Josef Krepoh 君、自一九一三年爲俄人捕去後、曾至 Krim(Pink) Ber, Wore 等處、現已三年不通音信、他的父母恐其或有不測、故囑爲轉詢於君等、萬一其子或逗留於北京也。如有知其下落者、請函告 R. Hubner, Biela spud, Poudonbrach, Je la Elho 捷克斯拉夫』

(三)巴黎世界商業博覽會 L'UNIVERSA KONT ERCA MIZELO 來信：

『我們的企業是希望各國的實業家製造家、有一種相互的關係、諸君等通告、因各商家、我們爲推廣國際的貿易起見、已組織個「世界語的事務所」、簡寫是 I. K. E. O. 詳細地址是：Internacia Komercia Esperanto Oficejo, 3

## ●地質研究會通告第十四號

本會敬請本校古生物學教授葛利普 Amadeus W. Grabau 先生 於本月十四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在本校第二院第一教室、講演「北美地形地質之構造」Geographical and Geological Structure of North America, 凡本會會員及非本會會員均可入座聽講。

(附註)：(一)此次講演、本擬請一翻譯、因葛先生時間有限、故不果。

(二)已開講後、聽者不得任意出入、擾亂秩序。

## ●學生儲蓄銀行通告

茲後同學諸君家屬開寄匯票如有正副兩張或三張者務望先後一併寄來俾取款同學接到該票後委託本行代取時可將正副張同時交下以省手續若祇寄正張不寄副張銀行有拒絕付款之權本行無從要求俟函電往催藉延時日不便執其即希同學諸君將此意函告家屬庶免周折可也特此通告

九、十、九。







收列號 No 438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收列號 No 201 203 204 205 206 208 209 210 212 213 217 218 219 220 221 223 224 225 229 230 231 233 214 215 216 258 259  
一 寄 50 51 52 53 54

按哲學 Philosophy 這一個字，是從希臘文

Philosophia 的一字來的，就字義分析的來解釋，  
、Philos 意義是『愛』；Sophia、是『智慧』

的意思；把全字合起來說，就是『求智』的意義，  
所以研究哲學，也不過是求智而已。

除了哲學以外，有許多種的學問，是研究的  
功夫愈深切、所知的愈多；而哲學是適相反的、  
若研究的功夫愈深切、所知的反較少了。因為研  
究了哲學以後，就減少了自信力。雖然話是這樣  
說，哲學的價值，還不是只此一端的。不過經研  
究哲學以後，結果可以消除了武斷的偏見和自信  
力，這也可算是哲學的一大功績。諸君在世上所  
發生的些戰爭、衝突；及其他一切悲慘的事實；  
都是爲着兩方面偏見的相執和自信的太深、纔發  
出這許多不幸的結果來。

以上所說的問話已經不少了，現在且着手來  
談哲學問題。這問題；就是世上是否有一個確  
切的智識而爲有理解的人所深信不疑？但我以爲  
是有的，不過要來求這種智識時，是一個很不容  
易的事；必得費許多的功夫，來求援於哲學，纔  
能求得。在眼前就有許多明顯的事例，如地球是  
圓的；二加二是四；在這講室內有幾千人的些話  
；在我們平常看起來，都以為是很確切很可信的  
了。但要來仔細的考察、精密的研究，就許是反  
了一個很難的問題。所以關於智識，要求他的確  
切的基本，也是很難的了。我們如能求得了智識  
的基本、和領會了求基本智識的難處、對於哲學

的研究，就可說是入門了。

今天我們所要研究的，就是現象 Appearance  
和實體 Substance 的問題

在平常的理解中，以爲現象和實體，都是真  
實的；然在哲學的方面說，就不能承認他都是真  
的了。只要我們對於這些常識認爲很確切的些東  
西、來仔細的考察、或是靜加留心，便能看出他  
許多的錯誤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來。所以有許多哲  
學家說：由經驗所得的現象，是與實在的本體不  
同的。

現在我且舉一個例來說明他，就如此地有一  
個桌子，是大方形的可以看見的。其實；依我說來  
，你們大家是沒有看見了這個桌子。若要說是  
看見了，就可以說各人所見的，都是不同的。因  
爲各個人所觀感不同，所以桌子的形式、桌子的  
顏色、就各個人看來，各方面也都不同的了。在  
常人見了桌子以後，只當他是一個尋常的桌子放  
在尋常的地位；尋常的形狀；用尋常的眼光看去  
了。若要叫一位畫家來看，就和我們尋常所見  
的桌子不同了，他只能就他所見的現象畫去，常  
人看去這個桌子是黃的；黑的；紫的；他也許畫  
一個是紅的或白的呢！因爲畫家是去掉了「一切東  
西實質有什麼顏色」的想像，只求一切東西現象的  
現象，他只曉得看去像什麼便是什麼罷了。因爲  
了各人所見的不同，對於桌子的顏色，就有人看  
着是黃的；黑的；紫的；紅的；白的來，而要從  
這許多種桌子的顏色觀念中，選取一個顏色，把

其餘的都排棄了，就把這選取的顏色，定成了這  
個桌子的顏色，我恐怕其餘被排棄的顏色，都要  
喊冤了！那也就不對了！但把「各種的顏色都要  
了，來作這個桌子的顏色，那麼這一個桌子，就  
具了黃的；黑的；紫的；紅的；白的各種顏色，  
也似乎是很不合理的。因此就有許多哲學家說；  
現象只是主觀的觀察，并非是在實在的本體。照此  
說來，那顏色既不能算是桌子實在的本體。而把  
其餘的些形狀……，逐項討論起來，也是很麻煩  
的，結果還是和這個的一樣。

現在我們再來說這個桌子的形狀；他的樣式  
，是長方的；是有四個直角的；有四條桌腿的；  
但若要來一個小孩子，把這個桌子，照那四個直角  
四條桌腿的來畫起來，我們再把他所畫的桌子拿  
來一看，就不像桌子了。若要來畫的像一個桌子  
，就只有兩個直角和兩個圓角的，並不是四個直  
角。再說桌子的角大小吧，遠看就小，近看就大  
是大的。所以桌子的顏色和形狀，都有同樣的難  
處。我若要說桌子是個長方的，大家看起來，却  
是立方的或是四方的了；我若要說是立方的，而  
大家所見的，却是四方的或長方的了。如把各個  
人所見的不同情形中，抽出一個形狀來，便定  
了這個桌子的形狀，難道說其餘別種的形狀不要  
顧慮的嗎？或是集起各種的形狀來，定了這個桌  
子的形狀，那麼，這個桌子，便成了一個長方的  
，也是一個立方的和四方的了。以一偶桌子，就  
會成了這許多的樣子，也不能說他是對的吧！既

是如此；我們便不能把各人所見的『好像是什麼』  
What Things Seem to be，便把他當成了什麼

了；譬如說桌子同時是長方的也是四方的或是立  
方的，那又怎樣能說得對呢？  
再說到桌子的材料上去，用我們尋常的肉眼  
看起來，就能見著了一道一道的紋脈，或是木質  
上一個一個的針孔，然這是一張很平滑的桌子；  
如要用顯微鏡來一看，便看見掉面上都是些高山  
深谷和種種的形狀來了。如照科學的方法來說，  
我們肉眼所見的，一定不如用科學的儀器顯微鏡  
來看的真確，我們也一定說，用顯微鏡所見的，  
就是他的真面目，但要拿一個更精細的顯微鏡來看  
，則所見的和從前用顯微鏡所見的比較起來，又  
大大的不同，所以我們對此，還是不能說我所見  
著的『好像是』，便當了這個實體的『真是』  
What Things are，我們既討論到這個地方，只有兩條  
出路，來作一個的結論……

（一）並沒有桌子的『實在的本體』，也並沒有  
桌子這樣的東西；所有的只是些黃的；紫的；硬  
的……『現象』  
（二）有這個桌子的，但是和我們所看見現象  
不同，一個桌子，只是隱伏着，來作一個『生現  
象的原因』  
在科學和哲學中的見解，却承認桌子是有  
的，但所觀察的『現象』和『實在』，確是不  
同。近來的科學家和哲學家說：所有的桌子  
，不過是一個現象，並不是一個什麼看不見聽不  
着摸不着的桌子；也就用不着這種看不見聽不着



摸不到的桌子，來作這個現象的實體，既有了現象，也就夠了。以科學來講宇宙間的一切，聽去好像是很奇異的；但科學和常識，是很接近的，而說的這樣奇異者，是因為沒有法子，纔這樣的說。

其實；我們還是不要把他看成奇異的好。依了科學，以物理來分析桌子，是由分子造成的；依化學的來說，分子是由元子造成的；但元子又是由電子造成的。電子是常動的、且動的非常之快；電子的本體是很小的、而各個電子的距離、比電子的本體還要大。如我們以最精的顯微鏡來看，這電子間的距離、就許和宇宙間太陽系中行星的距離一樣。現在我們雖說是靠着這桌子的、其實我們所靠着的桌子，實在還是空的；真有的實體、是很少的、差不多這一個桌子中、就有百分之九十九是空的。所以我們所倚靠的桌子、就是一個空的、要是有一個較小的人來坐在桌上、也許掉進桌子裏面去、和彗星行過了各個行星中間似的。因為電子的距離是很大的。

上面說的是科學的理論、並非是最後的理論；但這些話、也不是詭異的話。因為科學並不是願意詭異、也不是不願意和常識相接近、因他所見的和常人所見的不同、就端力的要來接近、也不能再接近的了；而科學的供獻、也不過如此。如能先知道了科學的理論、再來聽哲學中的理論、就不致於把哲學也看成一個奇奇怪怪的事物。因為哲學的理論、還要比科學的理論新奇。

我們再進一層來討論、這是問『世界上究竟

有沒有物質？』和『世上的一切物質、是否有一個實在的本體、為各種現象的原因？』而這兩點，就因為了各人所見的不同、但總須有一個東西存在的、如既有了存在的東西、這個東西的本體、就是所謂的物質。關於物質的討論、也就發生了兩個問題：

(一) 世界中是否有物質的存在？

(二) 若世界上有了物質；那物質是什麼性質、用什麼方法、可以去知道他？

對於這兩個問題、我將來可以有幾種的解答。而在哲學中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者、計有三派：

(1) 持唯心論 Idealism 者 該派的理論、以為無論什麼存在的東西、都是和我們心中的意象 Ideas 是一樣的。

(2) 持唯物論 Materialism 者 該派的理論、以為無論什麼存在的東西、只是物質。即心也是假現象。

(3) 持現象論 Phenomenalism 者 該派的理論、以為無論什麼存在的東西、只有了真的；黑的、硬的……些現象、都是由經驗或直覺、可以直接看出來的；用不着再為其他的原因和本體的了。

對於現象主義的學說、以後再講；而在這三派之中、以我的主張、還是現象派較為近理些。我自己的哲學、也不是唯心派和唯物派、也是和現象主義稍為接近一點。

近代的唯心派、也說是實在的本體、不是物質、是由心裏意象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東西。

唯心派的重要代表、是英國哲學家柏克勒 Bishop Berkeley (1685—1753)。他所持論的方法、和我的理論很相似。他以為物質的實體、是沒有的；所有的只是現象。他以為世上是絕對沒有『物』的、存在世間上的、就是一個『心』Mind 和『心的意象』。照這個理論、有一部分、就可以說他是沒有錯誤的。但他却承認、等我們走出屋外或是閉上眼睛時、必定有一個桌子繼續的存在；這就是他的錯誤。如所說的經驗所得的現象、就是心的意象的話、是不能說他是不對的。因按照了以前的理論、桌子的東西、不過是由顏色形狀材料和我們的感覺等等集合組成的。那麼；要是我們不看見這個桌子時、就可以說桌子是沒有的了；即想來否認這『桌子是沒有』的話、也是很難的。假如有人說這屋中是沒有桌子的；若不信、你可進去看看、等進去了以後、這屋中是已經有人、就可看見了桌子了；而因這『看見』、便不能算他『桌子還是獨立存在』的證據了。所以這種立論——離我們的感覺以外、就沒有獨立存在的物——既沒有一定可以去否認他的方法、倒還可

以獨立的。但因為柏氏是一個教士、他並不願意說、離了我們的感覺以外、就沒有獨立存在的物的話；但事實上却不是如此的。不得已要便這個桌子、離了我們的感覺、還是一樣的存在；就不得不去請上帝出來、好來使桌子還是繼續的存在。所以他以為這真着子是上帝心中的意象；是永遠存在的；絕對獨立的；我們只可以神接的、而不能看見摸着的。換句話說；就是當我們看不見摸不着這個桌子時、這個桌子、却是在上帝的心裏存在的。照如此的立論看來、是因為他到了以

後、再請上帝出來、好來保存這個桌子。但按哲學的理論來說、這是一種很不科學的方法。因為他不以與常識接近的來解釋、反以一種看不見聽不着摸不到的思想來作根據。

在柏氏以後的持唯心論者、也有相信說的。

但也有改變了這說的、以為桌子的存在不存在、雖不在乎我們的看見看不見、却在乎心象的看見看不見；但這個『心』并不一定是上帝的心。也許是在宇宙全體的心中。宇宙的心究竟是什麼？他却沒有說明。不過說宇宙全體的心、就是我們大家的中心、我們對於椅子、只是看見時知道了一部分、而宇宙全體的心、就是我們不看見時、他也能知道的。他們這種的見解、和柏氏的也差不多。因為他們都以爲除了心和他們的思想感覺是真實的以外、其餘的就都不可靠了。我現在把他的論證、縮小起來、說一個概略、來證明他們的理論。那麼；把他們的理論、縮小的彙集起來就是：

『凡是可以設想到的東西、一定是由心裏的意象去想他的；要是不可以設想的東西、就不是心的意象；就是除去了心裏的意象以外、就沒有可以設想的了。所以凡是不可設想的或是不可思議的東西、就是不能存在的；而能存在的、也只是一個心了。』

照這個論證的看起來、固然是簡單些、也許唯心派的人、出來嫌我說的太簡單、或是嫌我說的太不完全。但也能表示了他們立論的大概。不管他怎樣、照這種立論看起來、我總認他是錯誤的。

(未完)